

白石清香

文劉兆恩

LOADING的圓形圖像不住地轉著。時代。

三〇年代的曲盤迴旋舞成今天的MP3檔，音色劃歸為零與一的語言，再將它忠實地流瀉出來。雖然載體已經進化了幾個世代，然而曲子容貌卻依舊，情感，也依舊。

「人生親像桃花枝，有時開花有時死。花有春天再開期，人若死去無活時。」

我不知道這是幸抑或不幸，總之藝名純純的劉清香就這麼紅起來了。一九三二年憑藉著這首為上海電影〈桃花泣血記〉量身打造的宣傳曲，她一唱就成為台語流行歌壇的第一位歌星。在五年前，她還是一個因立志成為歌仔戲演員而放棄學業的小女孩；今天以前，她還只是個戲班的小生。我試圖耙梳她短暫淒麗的一生，卻發現她因戲班意外而更置的義眼竟如此深邃，如此沈靜而幽微。黑白照片泛黃了細碎的靈魂，用較為神祕的筆法，來書寫她的寂寞。

書寫寂寞，以周添旺作詞、陳秋霖作曲的〈落花吟〉來傾訴自己情場失意的心聲：「快樂相愛彼當時，不八（曾）離身邊。哪知伊無想阮心意，將阮來放離。愛嘸喂！可恨令人悲。」成名後的純純有了些錢，便在台北後火車站附近開設了一家咖啡廳。不久，她愛上了常來店裡光顧的台大學生，兩人情投意合一度論及婚嫁。然而男方父母自認家境顯赫，以不能與曾是歌仔戲班的戲子，如今又是賣唱的女性通婚為由堅決反對，於是兩人最終宣告分手。這年是西元一九三五年，台灣吹起小曲調歌謠的風潮，古倫美亞唱片公司聘請日本技師檜山保來台灌錄小曲調，由失戀的純純詮釋，如此美麗而殘酷。

一樣在咖啡店，一樣譜出戀情，這次純純不再流離尋岸。

她愛上了一位姓白石的日本人，並且如願與他結婚。這段婚姻帶給純純許多前所未有的快樂，也讓她的歌聲益加甜美而輕鬆。西元一九三六年由周添旺作詞、蘇桐作曲的〈風微微〉正好透露出純純婚後的甜蜜心情：「風微微。吹著花蕊，送著香味。咱的做陣，甜甜蜜蜜。哥哥啊！你看咧，東邊的月，愛嘸！親像為咱出上天。」可惜純純的幸福並未維持多久。婚後即發現白石先生好吃懶做又愛上酒家飲酒作樂，不久又罹患肺癆。在日治時期，肺癆是一種絕症，它不只終將完結了白石的生命，更預告完

結純純的幸福。

一九三七年純純演唱著周添旺作詞作曲的〈天國再緣〉，隱隱約約，嗅到一種死亡氣味，殉情的哀怨曲調預告了人的絕路。原來這首歌曲來由亦自有淒美情節：日本秋田縣一對情侶因家庭反對而無法結合，女孩竟以自殺表示抗議。隔日女方發現屍體憑空消失，四處找尋後才在昔日兩人私定終身的海濱找到了這對情侶的屍體。原來當晚男孩潛入了女生家中偷偷抱走了女孩的屍體，來到昔日海邊，擁著女孩的屍體，仰藥自盡。

後來，白石還是死了。

雖然親朋好友無不苦勸純純遠離白石，然而她終究沒有背離她的先生離去。即便這個先生並不出色。愛上了，就輸了。她將碎心，煎成一顆荷包蛋。依照時俗，肺癆患者過世之後家屬需煎蛋覆死者口鼻以防傳染。我不住想像：純純的荷包蛋，如太陽一般，此中滋味，不知是苦比較多，抑或是甜比較多？蓋上前，純純深情地吻了他的丈夫。不久，她也發病，證實感染肺癆。

隨後中日戰爭爆發，時局動盪使得純純無法妥善調養身體。她的歌聲逐漸走調，終於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八號病逝，結束了二十九年短暫而絢麗的一生。我闔上眼，耳際隱約有歌，是這樣唱的：「雨夜花，雨夜花，受風雨，吹落地。無人看見，暝日怨嗟，花謝落土，不再回。」我看見了人，一個蹲踞在戲臺前的小女孩唱著。隨後影像崩解，重組成一個俊俏的小生唱著。緊接著又幻化為穿著入時的歌星唱著。唱著，流下了眼淚，把眼眶切割得深陷、雙頰切得削瘦，越來越瘦、越來越細微，直到我什麼都看不見，也聽不見。

嘎然而止。音樂播放器上的滑軸承載著時間往前推進，而它的終點卻是一串不斷倒數的數字。直到它走到了終點，終於了解等待它的什麼也沒有。什麼都沒有，只有過程，除此之外，只剩下零的永恆。

2010/09/27

